

## 台語句首言談標記「啊」<sup>\*</sup>

劉承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本文旨在對台語（台灣閩南語）當中出現在句首、呼高平調且後面沒有停頓的「啊」進行全面考察。本文認為，這個句首「啊」是一個篇章功能上的連詞，語意上承接語境/前句，句法上則要求前後具呈現對比、具替代成份的焦點性質（Krifka 2006，Rooth 1985）。本文在句法的製圖理論架構下，分析句首「啊」僅只低於雙層言語行為短語殼（Haegeman 2014，Haegeman and Hill 2013，Hill 2007 及 Speas and Tenny 2003）。經由本文的剖析，我們確認了句首「啊」並非只限於高層全面性的連接功能（比較李櫻等人 1998）；且本分析指出句首「啊」並不中性，反之，其具有明確的功能，雖然其對於命題內容無所更動，但並非沒有作用。本研究除了明晰地說明了句首「啊」的功能、使用條件及使用限制，並且也解釋了句首「啊」使用限制背後的原因。

關鍵詞：啊、發語詞、連詞、言談標記

---

\* 本研究曾於「探尋語言的架構」論壇（2017年5月13-14日；中國浙江大學）發表，其後改寫為作者博士學位論文的其中一章，取得學位後，又於「本土語言研討會暨教學教案競賽」（2017年10月21日；國立清華大學）報告相關內容，得到前述兩次會議中諸多與會者的批評和建議，以及學位論文指導教授蔡維天教授與諸位口試委員的指導及啟發，作者深深感謝。基於上述成果，作者得以完成此篇論文初稿，後又蒙兩位審查人仔細檢視、指正、建議，對於相關語料的詮釋，以及句法與語意的分析，再進一步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對於兩位審查人的協助，作者謹此致謝。本文仍有疏漏錯誤則皆歸責於作者。

## 1. 前言

台語（台灣閩南語）的句首助詞「啊」（高平調，後無停頓）在日常言談中使用頻繁，其影響力甚至經由語言接觸借入台灣華語當中：

(1) 啊伊無來呢。<sup>1</sup>

‘（對比語境）他沒來唷。’

(2) 啊你是不會上 591 租屋網 hioh？<sup>2</sup>（台灣華語）

‘（對比語境）你難道不會上 591 租屋網嗎？’

文獻中對嘆詞、前綴及句末的「啊」多有討論，惟對句首用法少有著墨，本文旨在釐清其出現之環境與使用限制，闡明其功能。

經由對其所出現及無法出現的環境進行歸納，本文主張，台語句首的「啊」的使用並非毫無限制，簡要地說，這個助詞為一承前連用、呈現對比之發語詞。首先，我們將在第 2 節回顧前人研究，隨後於第 3 節進行語料的整理歸納，再於次節做跨語言比較，進而於第 5 節提出基於前兩節所做的句法分析，最後以第 6 節做為結論。

## 2. 前人研究

要談到句首「啊」，首先就要避免與嘆詞「啊」以及音近的句末時貌詞 *ah*（矣）有所混淆；要注意嘆詞「啊」之後必然有所停頓，但本文所談的句首讀高平調的「啊」與句子之間是沒有停頓的，至於句末時貌詞 *ah*，不論位置與功能都差距甚遠，因此，本節的回顧將不包括嘆詞「啊」及句末時貌詞 *ah*，更不會涵括名詞前綴的「阿」。

就作者所知，李櫻、陳秋梅、林敏靜（1998）是已出版文獻中唯一直接討論句首「啊」者。綜觀全文，李櫻等人（1998）的看法可歸納為四點：

---

<sup>1</sup> 本文的台語例句使用教育部推薦漢字（參《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必要時，則以「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取代或標註。

<sup>2</sup> 台灣華語；來源：591 租屋網，電視廣告蜘蛛精篇。

- (3) a. 「啊」本身沒有詞義，對語句的命題內容沒有實質的作用。  
 b. 「啊」是閩南語中最普遍、最中性的連接詞。  
 c. 非用以標示前後語句間在言談內容上有何特定的語意關係，卻又非毫無限制地出現。  
 d. 主要用以標示言談結構上不同層次的單位銜接的界限標記。

李櫻等人（1998）的研究，是基於四小時的對話錄音語料，也提出了具洞見的觀察，但因其語料本身的性質形成限制，缺乏反面證據，也就是錄音語料當中，無法反映句首「啊」不能使用在什麼樣的環境之中，也因此，即使已發現句首「啊」的使用並非毫無限制，但卻沒能具體指出是哪些限制，又為何受到限制。為補足這個缺憾，本文將配合發音人及作者做為母語人之內省，對相關語句提出合法度判斷，以便對前述問題提出明確的答案。

李櫻等人（1998）的另一個問題是，他們認為句首「啊」沒有基層連接的功能，這點本文也將提出修正。最後，本文雖同意李櫻等人（1998）所說句首「啊」對語句的命題內容沒有實質的作用，不同在於，本文將更進一步對「啊」在語句命題外的語意貢獻，提出明確的界定。

縱使關於句首「啊」的直接相關文獻僅只於此，但前人對於句末助詞「啊」的分析，也具有參考價值。我們若看文獻中對台語句末助詞「啊」的觀察，會發現看法不一，描述上十分龐雜，比如：陳輝龍（1934）稱句末「啊」為疑問詞問句句末助詞，李獻璋（1950）則認為句末「啊」表達說話者決心、感嘆、驚訝、疑惑、請求、感激，Lien (1988) 稱句末「啊」為斷定或祈使標記，而 Chen (1989) 則做了更細的歸納，她認為，句末的「啊」按不同聲調，分別有表達說話者認知上的變化、強調、糾正、驚訝、與對話者的說法對反、表達說話者疑惑並邀請回應等等不同的功能。按助詞的用法及功能本來就較空靈難以捉摸，也毋怪文獻中會有如此分歧的看法。

若跨出台語，看看學者對於漢語當中的「啊/阿」的研究，以下三位學者的看法值得參考：宋金蘭（1994）指出中古漢語、蘇州話及青海西寧話的「阿」為表疑問虛詞；曾平東（1994）則認為中古漢語的「阿」為名詞的前綴，只

有蘇州話的「阿」方為詢問的語助詞；李廣明（1997）進一步追查「阿」的詞源，並認為有四種，包括：專有名詞的前綴「阿」、梵文漢譯時對 a 或 uo 的音譯、代詞「我」以及疑問代詞「何」；李廣明並提到唐宋佛家的口語著作中，句首的「阿」有將全句標為問句或賦予轉折意的功能。其中李廣明對於唐佛家口語著作句首「阿」的觀察，在轉折意的部份，與本文對台語句首「啊」的功能有若合符節之處，但兩者是否有歷時上或語言接觸上的關連性，還待學者另文探討。

有趣的是，《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對「啊」用做句首助詞的功能，則釋以：「用於表示提起主題或轉折語氣」，<sup>3</sup>這條釋意，與下文對句首「啊」的討論也有部份相合之處。以下，我們就透過語料的歸納分析，深入思考句首「啊」出現的環境、使用限制及其功能。

### 3. 語料歸納

實際觀察的結果，句首「啊」的使用並非毫無限制，句首「啊」後面句子，必須或是疑問句、或帶有句末助詞、或帶有特定句中副詞、或與前句相比有帶轉折、並列或選擇意，才會合法。

以下的例示及說明，係按「啊」的出現粗分為兩種型態：單句句首及次句句首，第一小節將分別例示及說明，觀察的結果，則於次小節統整歸納。

#### 3.1 出現型態

承前，句首「啊」可以單句句首或次句句首的型態出現。所謂的「單句句首」，是指「啊」出現在一個句子的最前面，這個句子並未立即接續同一說話者的前一句話，例如：

---

<sup>3</sup>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址為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default.jsp](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default.jsp)。句首助詞「啊」的查詢日期為 2019 年 7 月 27 日，網址如下：[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result\\_detail.jsp?n\\_no=7043&curpage=1&sample=%E5%95%8A&radiobutton=1&querytarget=1&limit=20&pagenum=1&rowcount=2](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result_detail.jsp?n_no=7043&curpage=1&sample=%E5%95%8A&radiobutton=1&querytarget=1&limit=20&pagenum=1&rowcount=2)。

(4) 語境：甲及乙清晨在公園相遇

甲：Gâu 早。

‘早安。’

乙：Gâu 早。

‘早安。’

甲：啊今仔日真好天呢。

‘（對比語境）今天的天氣很不錯唷。’

在單句句首的型態下，我們可以發現，句首帶「啊」的句子與前句不必有明顯連繫，在（4）當中，「啊」所帶的句子，不論是與說話者自身的前句或對話者自身方才的回應，在句意上都沒有清楚的關連性。

那麼次句句首的型態又是如何呢？我們先看一組例子：

(5) 水順有敲電話叫銀環來，啊伊都無愛來哩。<sup>4</sup>

‘水順打了電話要銀環來，（對比前句）她偏不來呀。’

(6) a. 水順有敲電話叫銀環來，~~毋~~過伊都無愛來哩。

‘水順打了電話要銀環來，（對比前句）可是她偏不來呀。’

b. \*水順有敲電話叫銀環來，~~毋~~過啊伊都無愛來哩。

‘意欲表達：水順打了電話要銀環來，（對比前句）可是她偏不來呀。’

由（5），我們看見「啊」所帶的句子，接續了同一說話者的另一句話，以這兩句話來說，彼此有著轉折的關係，不過，「啊」在這裡卻不是轉折連詞，原因是轉折連詞是可以另外出現的，請看（6a），句中使用了轉折連詞「毋過」；除此之外，當轉折連詞出現，「啊」就只能在轉折詞之前，反之則不行，這點可由（6b）看到。

當然「轉折」不是句首「啊」所能使用的唯一次句句首型態，以下，我們例舉其他的複句關係，並將句首「啊」插入做觀察：

<sup>4</sup> 讀者需注意這個例句的句末助詞「哩」讀陰平調（高平）「li」。

(7) a. 恁今仔日佇厝攏咧創啥？

‘你們今天都在家裡做什麼呢？’

b. 阮喔，我煮食，啊銀環摒厝內，啊慶餘鬥顧店。（並列）

‘我們嘛，我烹飪，（對比前句）銀環打掃家裡，（對比前句）慶餘幫忙店裡的生意。’

(8) a. 你欲去，啊抑是伊欲來？（選擇）

‘你要去，（對比前句）還是他要來呢？’

b. 你愛納罰金，啊若無你愛去坐監。

‘你要繳罰款，（對比前句）要不然你得去坐牢。’

(9) a. \*明仔載欲落雨矣，啊因為鋒面來矣。（因果）

‘意欲表達：明天要下雨了，（對比前句）因為鋒面來了。’

b. 鋒面來矣，啊所以明仔載欲落雨矣。

‘鋒面來了，（對比前句）所以明天要下雨了。’

需注意的是台語沒有單純的並列連句詞，是故（7）以列舉方式呈現，讓並列能單純呈現；由此，我們看到，句首「啊」可以使用於並列（7b）與選擇關係的複句如（8），但是因果關係的複句就不一定了，如（9）所示，根據「因」與「果」的前後關係，當句首「啊」用於次句時，該次句僅能是「果」，而不能是「因」（請比較（9a）及（9b））。

於（6），我們看到了連詞可以與句首「啊」共現，事實上，在台語，連詞本身也可以在單句句首用做副詞，我們以因果連詞用做副詞如下例：

(10) 甲：我哪會考到遮爾糗？

‘我怎麼會考得這麼差？’

乙：啊（因為）你無讀冊\*（啊）。

‘（對比語境）（因為）你沒讀書呀。’

要注意的是（10）帶「因為」的句子會合法，是因為句子比（9a）多了非時貌詞的句末助詞「啊」，所以（10）並不是「因為」句不能帶句首「啊」

的反證（比較（9a）只有句末時貌詞「矣（*ah*）」）。再來，就（10）當中乙的發言，表面上看起來「因為」似乎是甲及乙兩人各自發言的連詞，不過，當兩句真的前後連合，卻是不通的，見（11）：

（11）\*我哪會考到遮爾標（？），因為我無讀冊啊。

‘意欲表達：我怎麼會考得這麼差呢？因為我沒讀書呀。’

我們由此可知，（10）當中的「因為」並非真正的連詞。若細究何以（11）不好，當可見原因是（11）當中前後句的語氣（*grammatical mood*）相衝突，不能做為以逗點相連的複句；仔細觀察（11）當中的前句，該句屬疑問句，疑問句並不能做為因果複句的果句，由此，我們推知，在（10）中，跟在句首「啊」後面、且因帶了句末助詞「啊」而可用可不用的「因為」，看似連詞，其實是單句的副詞用法。

現在進一步來考慮單句句首型態下，句首「啊」的使用有何條件限制。首先，我們發現，句首「啊」不能出現在不帶某些助詞、副詞的簡單直述句，何謂「簡單直述句」呢？請見（12）的對話：

（12）甲：欲出去 *tshit-thô* 喔？

‘要出去玩喔？’

乙 1：*Hènn* 啊，今仔日真好天。

‘對呀，今天天氣真好。’

乙 2：*Hènn* 啊，\*啊今仔日真好天。

‘意欲表達：對呀，（對比前句）今天天氣真好。’

回應甲的提問，上例提供了乙的兩種回應，像（12）當中乙 1 的簡單直述句，是無法直接附加句首的「啊」的（見乙 2）。

那麼，要如何讓乙 1 的回應容許句首「啊」的附加呢？請見下例：

(13) 語境：甲及乙清晨在公園相遇

甲：Gâu 早。

‘早安。’

乙：Gâu 早。

‘早安。’

甲：啊今仔日真好天呢。

‘（對比語境）今天天氣真好呀。’

在上面的例子中，甲在單句句首型態使用了句首「啊」，而句末助詞「呢」則讓句子變成合法，當「呢」不出現時，就是前例的簡單直述句，句子不被接受，相對地，使用「呢」，就能讓句子變得合法。

上述的對比指出句首「啊」的使用，正如李櫻等人（1998）所說，是有其限制的，以下提供更多的例句對比，以便我們能把限制條件進一步釐清。

(14) 語境：甲及乙清晨在公園相遇

甲：Gâu 早。

‘早安。’

乙：Gâu 早。

‘早安。’

甲 1：\*啊今仔日真好天。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今天天氣真好。’

甲 2：啊今仔日真好天呢。

‘（對比語境）今天天氣真好呀。’

甲 3：啊今仔日會規工好天袂？

‘（對比語境）今天天氣會一整天都很好嗎？’

甲 4：啊你欲去佗位？

‘（對比語境）你要去哪裡呢？’

甲 5：\*啊你先行。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你先走。’



甲 6：\*啊咱來去遐坐。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我們去那裡坐下。’

（14）的例子，提供了甲的 6 種回應，其中甲 1 就是前面看過的簡單直述句，甲 2 即前例加了句末助詞「呢」的句子，有趣的是，甲 3 及甲 4 與甲 5 及甲 6，剛好形成對比的兩組，前組的疑問句在使用句首「啊」上沒有問題，後組的祈使/勸告句則不容許添加句首「啊」。下面是另一些祈使/勸告句的例子：

（15）子：阿母，有蛇！

‘媽媽，有蛇！’

母 1：緊走！

‘快跑！’

母 2：\*啊緊走！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快跑！’

母 3：啊你閣毋緊走？

‘（對比語境）你還不快跑嗎？’

（16）甲：我的衫猶溚溚。

‘我的衣服還是有些溚溚的。’

乙 1：共加烘三十分仔。<sup>5</sup>

‘再多烘個三十分鐘上下。’

乙 2：\*啊共加烘三十分仔。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再多烘個三十分鐘上下。’

乙 3：啊你袂曉共加烘三十分仔？

‘（對比語境）你不會再多烘個三十分鐘上下嗎？’

在（15）及（16）的回應中，祈使/勸告句與疑問句再次呈現對比，由此可確認，祈使/勸告句不能添上句首「啊」，但疑問句則與句首「啊」是相合

---

<sup>5</sup> 讀者請注意本組例句的「三十分仔」都去聲調化，讀為輕聲。

相容的。

看了祈使/勸告句與疑問句的對比，讓我們回到直述句，我們先前已經看過，直述句必須配合助詞，才能容允句首「啊」的使用，但，任何助詞都具有這樣的效應嗎？請看下列：

(17) 語境：甲及乙清晨在公園相遇

甲：Gâu 早。

‘早安。’

乙：Gâu 早。

‘早安。’

甲 1：\*啊今仔日真好天閣。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今天天氣真好（你怎麼還這麼想呢！）。’

甲 2：\*啊今仔日真好天啊。<sup>6</sup>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今天天氣真好呀。’

甲 3：\*啊今仔日真好天的。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今天天氣真好（我要強調一下這點）。’

甲 4：\*啊今仔日真好天啦。<sup>7</sup>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今天天氣真好啦。’

甲 5：\*啊今仔日真好天囉。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今天天氣變得很好了呢。’

甲 6：\*啊今仔日真好天 nooh。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今天天氣真好（你想不到吧），’

甲 7：啊今仔日真好天嘛。

‘（對比語境）今天天氣真好（真沒想到）。’

<sup>6</sup> 此句句末「啊」讀陰平調（高平）或陽去調（中平）。

<sup>7</sup> 句末「啦」亦可用於疑問句末，若本句是疑問語氣，則此句合法。

甲 8：啊今仔日真好天喔。<sup>8</sup>

‘（對比語境）今天天氣很好啲。’

甲 9：啊今仔日真好天講。

‘（對比語境）今天天氣很好耶。’

甲 10：啊今仔日真好天 liòo。

‘（對比語境）今天天氣真好（對不對）。’

甲 11：啊今仔日真好天哩。

‘（對比語境）今天天氣真好（你怎麼打算？）。’

甲 12：啊今仔日煞遮好天。

‘（對比語境）今天天氣竟然這麼地好。’

（17）讓我們產生句末助詞只有部份能讓直述句得以加上句首「啊」的印象，但（17）是沒有前句的單句句首型態，以下我們將不合法句中的句末助詞放在次句句首的例子中另外進行測試：

(18) a. 你無愛出去運動，啊今仔日真好天\*（閣）。

‘你不去運動，（對比前句）今天天氣真好（你怎麼還這麼想呢！）。’

b. 氣象講到月底攏會落雨，啊今仔日真好天\*（啊<sup>33</sup>）。

‘氣象報告說到月底都會下雨，（對比前句）今天天氣很好呀。’

c. 你無出去你毋知，啊今仔日真好天\*（啦）。

‘你沒出去，你不曉得，（對比前句）今天天氣很好的啦。’

d. 雨相連繼落半月日，啊今仔日真好天\*（囉）。

‘雨不間歇地下了半個月，（對比前句）今天天氣變得很好了呢。’

---

<sup>8</sup> 此句的「喔」讀陽平調（中升）。

- e. 你講阮遮逐工咧落雨，啊今仔日真好天\*（nooh）。

‘你說我們這裡每天下雨，（對比前句）今天天氣真好（你想不到吧）。’

- (19) 今仔日真好天。

‘今天天氣真好。’

（18）當中的句子，在沒有句末助詞時，都是不好的，而且由（19）可以看到這不能歸因於句首「啊」後面的句子本身有問題，對比（17）甲1—甲6，我們推知，之所以由（17）當中看起來有些句末助詞沒有作用，是因為在單句句首的型態下，較不容易於語境中找到適當的連結，一旦我們把句子放在提供適當前句的次句句首（如（18）），就可以看出，所有的句末助詞，都能認可（license）句首「啊」的使用。關於這背後原因，我們將在第5節進一步分析。

除了句末助詞，我們曾看到某些複句裡頭的次句句首型態是無法使用句首「啊」的，這些例子也能透過添加其他助詞加以補救（與（9a）比較）：

- (20) a. 我欲去，啊因為伊有欲去。

‘我要去，（對比前句）因為他要去。’

- b. 水順無欲去，啊因為慶餘嘛無欲去。

‘水順沒有要去，（對比前句）因為慶餘也沒有要去。’

- c. 我無欲去，啊因為伊都（to）無愛我去。

‘我沒有要去，（對比前句）因為他不要我去。’

- d. 昨昏人數無夠，欠兩個，水順無來，啊因為你閣無來。

‘昨天人數不夠，少兩個人，水順沒來，（對比前句）因為再加上你也沒來。’

- e. 水順早起袂來，啊因為銀環是早起欲來。

‘水順早上不會來，（對比前句）因為銀環是早上要來。’

(21) 明仔載欲落雨矣，啊因為鋒面來矣哩。<sup>9</sup>

‘明天要下雨了，（對比前句）因為鋒面來了（你覺得呢？）’

由（5）－（9），我們知道各種複句裡，因果複句的因句是唯一不能在句首「啊」後使用的，但（20）－（21）指出添加助詞可讓句首「啊」帶因句的接受度得到改善。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允可句首「啊」使用的條件裡，這些助詞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到這裡，我們完成了對句首「啊」出現環境的考察，但有一點十分重要，卻一直未提到的，就是帶句首「啊」的句子是不能用做從句的，見下例：

(22) \*水順希望[CP 啊銀環今仔日閣來]。

‘意欲表達：水順希望（對比前句）銀環今天再過來。’

上例中即使如（20d）添加了副詞「閣」，也無法讓句首「啊」用於從句之中，易言之，句首「啊」有著主句現象（Main Clause Phenomena）。<sup>10</sup>

### 3.2 小結

在這一節裡，我們對句首「啊」的使用可否做了現象考察，除了上一小

<sup>9</sup> 此句的「哩」讀陰平調（高平）「li」。

<sup>10</sup> 誠如匿名審查人所指出的，句首「啊」的表現，其效應比諸文獻上一些主句現象的定義還強，因此，這裡所說的主句現象，本文且借用 Green (1976: 382-383) 的幾句話來做定義：「某些結構在主句中完全合法，但在嵌入句中則或是怪異或是不合法——無論如何總較不被接受。」（原文如下：“Certain constructions are fully grammatical in main clauses, but odd or ungrammatical—in any case, much less acceptable—in embedded clauses.”）但就如同審查人提醒的，Green 文中所定義的主句效應終究要比本文在討論因果複句時所引用 Haegeman 對主句現象的定義還強，兩位學者之間對這個現象的想法是無法相容的。基於此，我們要特別指出，本文無意同時採用 Haegeman 與 Green 的定義，由於文獻中對於主句現象的定義不一，本文對於句首「啊」無法用於子句中的現象，只是借用 Green (1976: 382-383) 的幾句話來做說明，但無意整個採用 Green 對於主句現象的全套說法。由於主句現象並不是本文的主要討論議題，因此句首「啊」無法用於子句當中的語言事實，究竟應該歸屬於文獻當中何人的定義，又，其與不同語言的主句現象有何相同與差異，本文將暫時擱置。在此感謝審查人的提醒，也請讀者能留意這點。

節最末提到句首「啊」有不能出現在從句裡的主句現象外，其他的部份，我們可以歸納如下表：

表一 句首「啊」的成句環境（待修）

成句環境/添加成份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疑問句。</li> <li>2. 使用句末助詞如「呢」、「嘛」、「喔」「liào」「哩」、「講」等。</li> <li>3. 使用句中副詞如「煞」、「有」、「嘛」、「閣」、「都」、「是」等。</li> <li>4. 具轉折、並列、選擇意的句子；因果的果句。</li> </ol>
-----------	---

在進一步分析之前，我們不妨跨語言來做些比較，好看出句首「啊」與其他語言當中的類似成份，有些什麼異與同。

#### 4. 跨語言比較

一談到句首「啊」，最常見的臆測莫過於「可任意使用，無意義的發語詞」，「可任意使用」經由上節討論已知有誤（一如李櫻等人（1998）的看法），而其意義與功能則還待下節進一步剖析，惟不知在其他語言中的「發語詞」又如何呢？以下我們將透過文獻選摘回顧來做個比較。

在文獻當中對上古漢語及中古漢語裡的發語詞「維」與「夫」有些討論。根據呂珍玉（2007）的分析，「維」常用於句首做發語詞，表動作、行為的理由原因、引介話題或時間短語；有時亦做為代詞或介詞；至於「夫」，我們可以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釋義：「夫」可做為文言文中的發語詞，表提示作用。<sup>11</sup>

由於「今之古人」難尋，文獻不可能像上一節一樣，對「維」與「夫」的允可環境進行同樣的討論，但觀察「夫」在古文中的例子，我們仍得見其與台語句首「啊」不同處的蛛絲馬跡：

<sup>11</sup>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之網址為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

(23)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中古漢語）

(24) 啊天飼人肥 tsut-tsut，人飼人煞賸一枝骨。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上天養人養得胖嘟嘟的，人養人卻瘦得好似只剩下一根骨頭。’

（23）的句子，是整篇文章的第一句，文章不同於說話，文章不會有預設的上下文語境。也因此，設若（24）的句子出現在一篇文章的最起首，根據母語人的語感，帶了句首「啊」的句子在這裡是不被接受的，因為缺乏語境。由此，我們看出，句首「啊」的使用，除了有表一所歸納的成句條件，同時也需要適當的語境，而中古漢語的發語詞「夫」則沒有這樣的要求。

跳開文章的環境，日常生活的對話，若能與語境適當連結，則句首「啊」就可以做為對話之啟首，如下例：

(25) 語境：甲見乙獨自一人，不若平時有其子相伴。

甲：啊恁罔無陪你出來行喔？

‘（對比語境）你兒子沒陪你出來走走喔？’

經由這個觀察，我們將表一所列的條件歸納稍做擴充如下：

表二 句首「啊」的成句環境

成句環境 /添加成份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若用在單句句首，則該句需與語境適當連結，且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疑問句。</li> <li>(2) 使用句末助詞如「呢」、「嘛」、「喔」「liòo」「哩」、「講」等。</li> <li>(3) 使用句中副詞如「煞」、「有」、「嘛」、「閣」、「都」、「是」等。</li> <li>(4) 含「毋過」、「所以」、「抑是」、「若無」等對比轉折或選擇連詞</li> </ol> </li> <li>2. 若用於複句次句句首，則需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具轉折、並列、選擇意的句子；因果的果句。</li> <li>(2) 符合單句句首中的條件之一。</li> </ol> </li> </ol>
---------------	---





Ba: 携帯 は Sony の 機種 が  
 行動電話 話題標記 Sony 屬格標記 機種 主格標記  
 流行ってます。  
 流行

‘行動電話的話，Sony 的機種很受歡迎。’

Bb: Ø Sony の 機種 が 流行ってます。<sup>13</sup>  
 Sony 屬格標記 機種 主格標記 流行

Bc: Ø は Sony の 機種 が 流行ってます。  
 Ø 話題標記 Sony 屬格標記 機種 主格標記 流行

(27) 當中，針對 A 的提問，分別有 Ba-c 三個答句，Nasu (2012) 注意到，Bc 句是日語口語中新近的用法（即「話題標記懸空」），在這個用法當中，原來常用做話題標記的「は」單獨出現在句首位置。根據 Nasu (2012) 的歸納及分析，「話題標記懸空」的話題，亦即同句中「は」之前沒說出來的部份，並不需要對應前句的任何句法成份，其指涉也可由語境間接推得，此外，Nasu (2012) 也觀察到「話題標記懸空」的「は」只能用於主句，在功能上，「話題標記懸空」的「は」雖具有額外的語用功能，但只能用於針對問句的答句。比較起來，「話題標記懸空」的「は」與句首「啊」同樣都有主句現象，不過，「話題標記懸空」的「は」只能用於回答疑問句的答句之中，在使用範圍上，就大大不如句首「啊」了。

除了亞洲的語言，英語的 *so* 也能用於句首，而且在使用上與語境息息相關。關於句首 *so* 的功能，Müller (2005) 就整理出 14 種，其中包括了非篇章及篇章用法，這當中與句首「啊」較接近的是篇章用法，Müller 指出，當句首 *so* 用做篇章標記時，則又可進一步區分為用於文本層次及互動層次兩類，大致上來說，文本層次對應了「啊」的次句句首型態，而互動層次則對應單句句首型態，下表是相關功能的整理結果：

<sup>13</sup> 原文中 Bb 和 Bc 無提供英文翻譯，本文如實呈現，因此此處亦不提供中文翻譯。

表三 英語 *so* 的篇章功能（彙整自 Müller 2005: 68 及相關段落）

文本層次	
功能	描述
標示結果或後果	用以協助聽話者獲致某個詮釋，同時釐清說話者有意於此一詮釋。
主要想法單位的標記	用在離開話題後返回、或於解釋敘事主軸後、或於解說前所提及的主題或意見後，得以重覆或提到主旨。
彙整/重述/舉例	其後的語句表達與先前語句相同的想法。
接續用法的 <i>so</i>	引介一系列事件中的下一事件；引介故事的下一部份。
界限標記	標記不同談話類型的分界—敘事的簡介及起首。 與想法本身無涉，只用以重新架構言談內容成為不同的言談形態。
互動層次	
功能	描述
言語行為標記——問句或請求	引入不同的言語行為，例如，引入「請求」或「問題」等言語行為。
言語行為標記——意見	引介意見表達。
標出暗示的結果	傳達「結果」意涵，即使其後並非結果的部份；指出說話者在表達其想法上，即便未言明，已成功讓聽話者得以意會下一個部份的內容。
轉換關連地位的標記	指出說話者已將發話權再次交給對手。

雖然我們還沒明確界定句首「啊」的功能，不過與先前的例句比較起來，在次句句首型態中的「啊」，只要符合使用條件，顯然具有更大的彈性，這點可以由其可搭配不同邏輯關係的複句看得出來，但文本層次中的 *so* 在功能上則受限於一定的框架；至於首句句首型態中的「啊」，則不像互動層次的 *so* 能用於請求（見（14）及其下的討論），同時我們由第 3 節中句首「啊」出現的句型與語氣的多樣性，也能看出兩者的不同處，互動層次的 *so* 的言語行為功能是更為固定且限縮的。

此外，在 Müller (2005) 所提供的一些例子中，我們也看出兩者在使用上缺乏對應性。透過翻譯，我們可以把兩者進行比對：

- (28) a. 子：My clothes are still wet. (Müller 2005: 63, 引自 Fraser 1990)  
 母：So put the drier on for 30 minutes more.
- b. 青少年：The Celtics have an important game today.  
 不感興趣的父親：So?
- c. [祖母對孫女說] So tell me about this wonderful young man you're seeing.
- (29) a. 子：我的衫猶溼溼。  
 ‘我的衣服還是有些溼溼的。’  
 母-1：\*啊共加烘三十分仔。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再多烘個三十分鐘上下。’  
 母-2：啊你袂曉共加烘三十分仔？  
 ‘（對比語境）你不會再多烘個三十分鐘上下嗎？’
- b. 青少年：Nike 出一雙鞋仔足畚足嬾呢！  
 ‘耐吉推出一雙鞋很時髦很漂亮呢！’  
 不感興趣的父親-1：\*啊？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  
 不感興趣的父親-2：啊按怎？  
 ‘（對比語境）那又如何？’  
 不感興趣的父親-3：啊所以咧？  
 ‘（對比語境）所以呢？’
- c. 祖母對孫女說：啊共我講一寡恁男朋友的代誌\*（敢好）？  
 ‘（對比語境）跟我說些你男朋友的事（好不好呢）？’

在這兩組例子裡，對比（a）及（c）的例子，反映出句首「啊」無法用於祈使/勸告，但 *so* 則沒有這樣的限制；而（b）的例子顯示，*so* 可以單獨

成句，但句首「啊」則不行。

在本節中，我們做了概要的跨語言比較，可以看出「發語詞」在不同語言之間於句法及功能上都有所差異，不能一概而論，而句首「啊」的確有其獨特性質，值得深入探究。

以下我們就先針對句法的部份提出分析。

## 5. 句法分析

針對第3節的觀察，本節的說明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句首「啊」在從句與複句中出現限制的分析，次節，再對其使用條件與搭配的成份，依據 Beck (2007)、Krifka (2006)、Rooth (1985, 1992, 1996) 等研究，以焦點結構來解釋表二當中所列句首「啊」的成句條件。

### 5.1 主句現象與句位縮減

就所能找到及想到的句子，我們幾乎找不到可以放在句首「啊」之前的成份，一如(6a)及(9b)所示，句首「啊」甚至還在「毋過」、「所以」之前，事實上，即使是言者中心的評價性副詞，亦需在句首「啊」之後出現，如下例：

(30) a. 啊好佳哉干焦志明無來，無，咱就無夠人矣。

‘(對比語境) 幸好只有志明沒來，不然，我們就人數不足了。’

b. \*好佳哉啊干焦志明無來，無，咱就無夠人矣。<sup>14</sup>

‘意欲表達：幸好(對比語境)只有志明沒來，不然，我們就人數不足了。’

唯一能放在句首「啊」之前的，只有口語上的「我(咧)你咧」，如下面的例子：

---

<sup>14</sup> 讀者需注意這裡的「啊」是發陰平調(高平)且隨後無停頓的句首「啊」。

(31) a. 我（咧）你咧啊外口煞咧落雨。

‘（這事態攸關我們）（對比語境）外面竟然在下雨。’

b. \*啊我（咧）你咧外口煞咧落雨。

‘意欲表達：（對比語境）（這事態攸關我們）外面竟然在下雨。’

我們同意 Lau (2017) 對「我（咧）你咧」的分析，認為「我（咧）你咧」與 Haegeman (2014)、Haegeman and Hill (2013) 及 Hill (2007) 對羅馬尼亞語、保加利亞語、姆班杜語及西弗拉芒語的觀察有頗多相合之處，包括：嚴格的「第一人稱單數代詞—第二人稱單數代詞」語序、在兩個代詞之間有助詞中插，再者，一如 Lau 所指出的，「我（咧）你咧」永遠在句子的最前面，沒有例外。

Lau (2017) 採用 Haegeman and Hill (2013) 的主張，Haegeman and Hill (2013) 引用 Speas and Tenny (2003) 所提之雙層言語行為短語殼結構（speech-act shell），認為上述語言的「代詞、助詞」序列即言語行為短語的具現，而雙層言語行為短語殼結構是目前所知的句法最高投射。

綜上，我們推知句首「啊」位於雙層言語行為短語殼之下，但高於所有其他的投射，由於其句法位置十分之高，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我們在從句句位縮減（truncation）的假設下（Haegeman 2006），便可解釋其主句現象（見（22））。

根據 Haegeman (2006) 的說明，何以有些成份只能用於主句，不能用於從句，其原因在於從句的句位少於主句，也就是從句的左緣少了許多主句才有的句位，因此，句法不容許在從句中使用那些只能插入前述句位的成份；Haegeman (2006) 的這個解釋即所謂的從句句位縮減。

採用從句句位縮減的假說，不僅可以說明何以句首「啊」只能用於主句，而且，還可以部份解釋我們在 3.1 發現句首「啊」在因果複句使用的限制，相關的例子重覆如下：

(32) a. \*明仔載欲落雨矣，啊因為鋒面來矣。（原（9）例）

（意欲表達）‘明天要下雨了，（對比前句）因為鋒面來了。’

b. 鋒面來矣，啊所以明仔載欲落雨矣。

‘鋒面來了，（對比前句）所以明天要下雨了。’

(33) 甲：我哪會考甲遮爾糗？（原（10）例）

‘我怎麼會考得這麼差？’

乙：啊因為你無讀冊啊。

‘（對比語境）（因為）你沒讀書呀。’

(34) 明仔載欲落雨矣，啊因為鋒面來矣哩。（原（21）例）

‘明天要下雨了，（對比前句）因為鋒面來了（你覺得呢？）’

Haegeman (2012: 161-162, 164) 觀察英語 *because* 從句，經多方測試，指出 *because* 從句其實分屬兩種結構，其中一些是與主句結合程度較高的中心狀語句（central adverbial），而另一些則屬結合程度較低的邊緣狀語句（peripheral adverbial）。

根據 Haegeman (2012: 155) 的觀察，相對於邊緣狀語句，中心狀語句與言者中心（speaker-oriented）的模態成份不相容，而且中心狀語句完全不容許主句現象，也就是中心狀語句無法使用許多只能在主句出現的成份。

如果我們假設台語的「因為」從句，也有中心狀語句與邊緣狀語句的區分，那麼（32）－（34）的差異就不令人意外了。

仔細觀察（32a）的「因為」從句，當可發現其屬主句事件結構（event structure）內的事件條件（event-condition），應劃入 Haegeman (2012) 所定義的中心狀語句，其句法地位附屬於主句之下，且因「句位縮減」，以致無法容納句首「啊」。

延續 3.1 的討論，相對（32a）而言，（33）中乙的「因為」句乃屬一獨立的主句，因而未經句位縮減，故此句首「啊」可在句子的左緣找到對應句位進而完成插入，例句中句末助詞「啊」的出現，即為句位相對完整的指標，其原因併同（34）一起討論；按（34）例中的「因為」從句，與（32a）的差別僅在於多了句末助詞「哩」，何以句末助詞「哩」的出現有這樣的作用呢？

關於東亞語言裡的句末助詞，前人大多將這些成份分析為位於句子最高層次的功能詞，許多學者都主張句末助詞是標句詞短語（CP）的中心語（湯廷池 1989，L. Cheng 1991，T. Lee 1986），甚至 Tang (2015) 認為句末助詞是在標句詞短語之上更高的層次，無論是兩者的哪一個，句末助詞的出現，都意味著句子左緣句位的出現，也就是，句末助詞「哩」的使用，使得「因為」從句提升為篇章結構（discourse structure）中的理由說明（rationale），從而具有邊緣狀語句的地位，句位也因此不再有縮減的情況，句首「啊」於是得以插入而合法出現。

## 5.2 成句條件與搭配成份

本小節要為句首「啊」受認可（license）的成句條件提供解釋，總的來說，就是句首「啊」後面句子的命題，必須能在前句或語境中找到替換的命題，而這個關係可在 Beck (2007)、Krifka (2006)、Rooth (1985, 1992, 1996) 的基礎上，以對比焦點結構定義並分析。

在第 4 節的表二，我們針對句首「啊」可以合法使用的條件及搭配成份做了整理。雖然相關環境及成份數量較多，限於篇幅，無法一一深入研討，但引述前人研究對各成份的描述，仍可以給我們一些線索，進行下一步的推論。下表是就對應環境及成份所涉的部份句式、詞項，參考相關文獻進行統整，並就焦點相關性質彙集所得之結果：

表四 句首「啊」的成句環境、添加成份的描述與焦點性質

環境/成份	描述	焦點性質
疑問句式	是否問句；疑問詞問句	疑問句涉及焦點文獻見 Beck (2006a)、Hamblin (1973)、Karttunen (1977)、Kim (2002, 2005)、Rooth (1985, 1992)、Schaffar and Chen (2001)、Yang (2009) 等的討論。
句末「呢」	將訊息對聽話者進行堅持、加強(鄭良偉 1997) 強調但溫情、友善的斷定 (Chen 1989)	加強、斷定涉及焦點，見 Gundel (1999)、Jacobs (1983)、Krifka (1995) 等的討論。
句末「喔」	警告(鄭良偉 1997) 提醒；減輕命令強度；用於提醒、提議、警告、挑釁、威脅(李獻璋 1950, 陳輝龍 1934, Chen 1989) 勸告或警告對話者若不從其勸告或警告，將有損害事態發生 (Lien 1988)	警告、提醒都帶強調的語意，加強、強調涉及焦點，見 Gundel (1999)、Shi (1994) 等的討論。
句末「liò」	提醒或勸告(Chen 1989)	提醒、勸告帶強調語意，加強、強調涉及焦點，見 Gundel (1999)、Shi (1994) 等的討論。
句末「哩」	表示肯定的語氣 (MOE) <sup>15</sup>	肯定、斷定涉及焦點，見 Jacobs (1983)、Krifka (1995) 等的討論。
句末「講」	將訊息對聽話者進行堅持、加強(鄭良偉 1997) 強調真實性 (Chen 1989)	加強、強調涉及焦點，見 Gundel (1999)、Shi (1994) 等的討論。
句末「嘛」	可用來表示肯定、撒嬌、催促、要求等語氣 (MOE)；加強命令並暗示不耐(鄭良偉 1997)	肯定、斷定、加強、強調涉及焦點，見 Gundel (1999)、Jacobs (1983)、Krifka (1995)、Shi (1994) 等的討論。

<sup>15</sup> MOE 為《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環境/成份	描述	焦點性質
「煞」	「竟然」,表意外的意思 (MOE)	「表意外意」具對比及選項 (alternative) 意,除對比意本即焦點之核心,選項在對比意及選項語意學 (alternative semantics) 中都具有關鍵地位,見 Beck (2006b)、Rooth (1992)。
「有」	斷定 (R. Cheng 1978, 1980)	肯定、斷定涉及焦點,見 Jacobs (1983)、Krifka (1995) 等的討論。
「嘛」	「也」 (MOE)	添加助詞 (additive particle) 涉及焦點見 Chiu (2012)、Krifka (1998) 的討論。
「閣」	「又、再、還」 (MOE)	添加助詞 (additive particle) 涉及焦點見 Chiu (2012)、Krifka (1998) 的討論。
「都」	「更、也、甚」,表示比較;「已經」;「皆、完全、通通」;「是」,表有條件的肯定;「就...」、「又...」,表強調的語氣 (MOE)	肯定、斷定、加強、強調涉及焦點,見 Gundel (1999)、Jacobs (1983)、Krifka (1995)、Shi (1994) 等的討論。
「是」	焦點標記	見 H. Lee (2005) 及其中所引前人文獻的討論。
「毋過」	表達對反或對比	對比在焦點的討論中是重要核心意。 <sup>16</sup>
並列句、 「抑是」、 「若無」	將幾種情況或幾種選擇並列	選項在對比意及選項語意學 (alternative semantics) 中都具有關鍵地位,見 Beck (2006b) 及 Rooth (1992)。
「所以」	表推理、因果關係	推理涉及不同選項,由因到果也具有不同結果之間的對比及選擇意涵,選項在對比意及選項語意學中都具有關鍵地位,見 Beck (2006b) 及 Rooth (1992)。

<sup>16</sup> 參見 (50) 下的討論。

誠如審查人所說，上面的整理仍過於籠統，為求清楚，以下將進一步詳細論證。

值得注意的是，單純的新訊息（信息焦點）並不足以支撐句首「啊」的使用，請見下例：

(35) 甲：Gâu 早，誠久無看見（khuàinn）。

‘早安，好久不見。’

乙 1：Gâu 早，\*啊阮罔昨昏去做兵矣。

‘意欲表達：早安，（對比語境）我兒子昨天去當兵了。’

乙 2：Gâu 早，啊阮罔昨昏去做兵矣呢。

‘早安，（對比語境）我兒子昨天去當兵了呢。’

乙 3：Gâu 早，啊你敢知影阮罔昨昏去做兵矣？

‘早安，（對比語境）你知道我兒子昨天去當兵了嗎？’

在乙的三種回應當中，單純的新訊息（乙 1）並不足以支應句首「啊」的使用，必須或是添上句末助詞「呢」（乙 2），或是使用疑問句（乙 3），句子才會合法。由此可知，句首「啊」所涉及之「焦點」並非指傳統上對句子內部進行「話題 vs. 焦點/舊訊息 vs. 新訊息/主題（theme）vs. 述題（rheme）」區分所對應的信息焦點。

本文主張句首「啊」是篇章層次上的連詞，屬二元述詞，功能上連結語境/前句及後句，為一承前連用、呈現對比之發語詞。

在這樣的分析下，句首「啊」所連結的是兩個論元，這兩個論元分屬一個命題集合及一個單一命題，前述的兩個論元分別來自適當語境（或前句）與「啊」之後的句子，而這兩個論元之間的關係，一如前述分析提案所說，是呈現對比，關於此點，我們認為即 Krifka (2006)、Rooth (1985) 對焦點結構的分析。

根據 Krifka (2006) 及 Rooth (1985) 的看法，焦點結構的主要特質是其中有著替代成份，在焦點結構當中，語意成份可分為一般語意值（ordinary semantic value）及替代語意值（alternative semantic value）。

以下的焦點結構定義和分析引自舒志翔（2019: 186）（參 Beck 2007，Krifka 2006，Rooth 1985, 1992, 1996）：

- (36) a. 帶焦點的個體（individual）引介出一組替換的個體，這組個體包含帶焦點個體的原本意義。
- b. 這組替換的個體和句中的其他成分組合，形成一組替換的命題。
- c. 焦點運符的語意規則根據一般命題和替換命題的語意導出最後的語意。

上述個體即句首「啊」所連結的一組命題及單一命題，以下以疑問句式及句末助詞為例，詳細說明。

首先，以疑問句式而言，問句的語意及句法涉及選擇和焦點可說是文獻上的共識（Beck 2006a，Hamblin 1973，Karttunen 1977，Kim 2002, 2005，Rooth 1985, 1992，Schaffar and Chen 2001，Yang 2009 等）；以下以（14）中的甲4回應為例，並將其節錄於（37）：

(37) 語境：甲及乙清晨在公園相遇

甲：Gâu 早

‘早安。’

乙：Gâu 早

‘早安。’

甲4：啊你欲去佗位？

‘（對比語境）你要去哪裡呢？’

上例帶句首「啊」的回應：「啊你欲去佗位？」其中的疑問句「你欲去佗位？」，按前行研究，可做以下分析：

- (38) a. {你要去菜市場，你要去區公所，你要去車站，…}
- b. {你要去  $x$  |  $x$  是個屬地點的個體}
- c. 有個命題當中存在一個個體  $x$ ，在某個世界  $w$  當中你要去  $x$

在上述分析中，(38a) 即為一組替換的命題，對應 (38b) 的命題，根據 (36) 而帶出焦點意。

以下我們再以句末助詞為例進行說明。按句末助詞的功能在於標明說話者對語句如何詮釋所持的態度，是經由言談合作原則的運作所推衍出的會話隱涵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Li 1999: 4)。雖然我們不可能在本篇論文裡詳細地一一討論各別句末助詞，再者，就我們所知，目前也還沒有相關的台語句末助詞的形式語意研究，可讓我們了解句末助詞如何在這裡引出替代意，而達到認可句首「啊」的效果；即便如此，我們仍可由文獻中針對德語言談助詞如 *ja*、*doch* 及 *eben* 的研究，找到有用的線索。

根據 Thurmair (2013) 對前述德語助詞研究的統整，這些助詞的功能，在於表達其所在句子命題與共知背景 (common ground) 裡頭對話各方共有知識之間的關係。以 *ja* 來說，*ja* 將共知背景中的共有知識與句子命題連結起來；而 *doch* 則暫時地將原本對話者所未見的共有知識與句子命題關聯起來。其他學者，如 Grosz (2010) 更是直接將替代焦點引入在這些言談助詞的定義中。<sup>17</sup>

若我們假設學者對於德語言談助詞的理解適用於台語句末助詞之上，那麼句末助詞的使用，其實就是在其句幹中的命題與共知背景當中的共有知識（一組命題）之間，創造了某種關係（連結、形成關聯）：

<sup>17</sup> Grosz (2010: 163-164) 提出 *doch* 的語意如下：

對任何句子 *p* 來說， $\|doch\ p\|^c$  (*c* 指談話的語境) 只能在以下條件下得到定義：

- a. 語境 *c* 中的說話者認為 *p* 是在 *w<sub>c</sub>* 中確實建立的，因此在面對「*p* 還是  $\neg p$  才能在 *w<sub>c</sub>* 成立」的問題時，假設把  $\neg p$  從可能的答案中捨棄是沒有問題的。
- b. 有一個在語境中顯著的命題 *q*，且
  - i. *q* 是 *p* 的焦點替代
  - ii. 目前談話語境 *c* 蘊涵  $\neg[p \text{ and } q]$

若得到定義，則  $\|doch\ p\|^c = \|p\|^c$ 。

- (39) a.  $\{p1, p2, p3...\}$  (共知背景當中的共有知識，亦即一組命題)  
 b.  $p$  (句末助詞句幹的命題)  
 c.  $p \text{ R } \{p1, p2, p3...\}$  (句末助詞為  $a$  與  $b$  建立某種關係)  
 d.  $\{p \text{ R } p1, p \text{ R } p2, p \text{ R } p3...\}$

(39c) 在分配律運作下，就形成  $\{p \text{ R } p1, p \text{ R } p2, p \text{ R } p3...\}$  的一組  $p$  的替換命題 (見 (39d))，也因此符合 (36) 當中的定義，達成認可句首「啊」使用的替代焦點條件。

同理，何以特定的句中副詞 (如「煞、有、嘛、閣、都、是」) 也能認可句首「啊」的使用呢？強調用法的「有」、具「可加性」(additivity) 的「嘛、閣、都」、焦點標記「是」，學者們早已就其替代焦點的定義提出相關分析，在此就不再引述了 (見表四所列文獻)；而「煞」做為強調訊息之出乎預料，一如句末助詞，也帶出會話隱涵，將所在句子的命題與共知背景中的共有知識裡的一組命題關連起來，在語用上也有替代焦點的效果。同樣的，並列及選擇的句式，也可經由同樣的方式獲得解釋。

比較啟人疑竇，因而在此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何以因果複句，只有後句是果句時才能帶句首「啊」，因句就不行呢？(見 (9a) 及 (9b) 的對比)

只要談及因果關係分析，認知上、直覺上，都存在因與果的時序先後不同，以傳統的「休姆式分析」(Humean analysis) 為例，因果關係定義如下：

- (40) 事件  $A$  是事件  $B$  的原因，當且僅當：
- a. 事件  $A$  發生在事件  $B$  之前。
  - b.  $A$  與  $B$  各自屬於某類的事件類型  $T1$  與  $T2$ ，當每一次事件類型  $T1$  發生時， $T2$  都會跟著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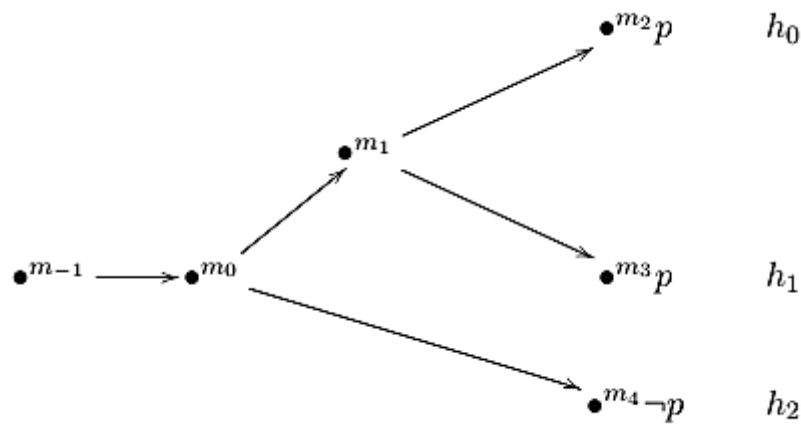
亦即，事件之因，要早於事件 (結果) 本身，我們認為這個認知的基礎，是 (9a) 及 (9b) 的對比背後的主要原因。

由這個基礎，再延伸到對時間的討論，我們就可以為「因句」及「果句」的對比，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

早從亞里斯多德以來，時點的不對稱：「固定的過去與現在」(a “fixed”

past and present)、「開放的未來」(an “open” future) 就廣為人知且被參採在許多時態邏輯 (tense logics; temporal logics) 的分析之中，其中最經典的可追溯到中古時期 Ockham 的提案 (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ation of the past: quod fuit, non potest non fuisse，見 Prior 1967: 35, 120-121) 到了二十世紀，Prior (1967) 不但把 Ockham 的提案公理化，並且提出了後來廣為語意學家所用的時間樹狀模型 (tree-like model for branching time)，下圖取自 Sandu et al. (2018: 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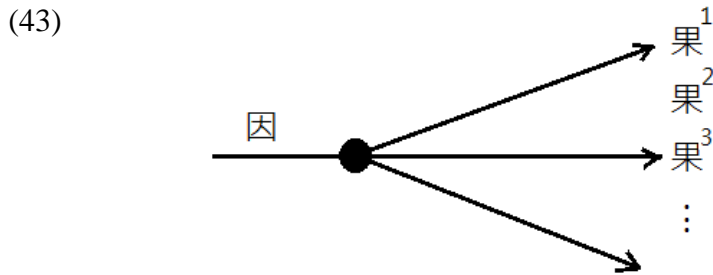
(41)



上圖中的  $m$  指的是時點，而  $p$  指命題的變數 (propositional variable)， $h$  指一組歷史 (過去的時點)。這個模型所反映的，除了是事件發展的路徑，同時也正是前述由亞里斯多德、Ockham 以來的時點不對稱性的反映，借 Sandu et al. (2018: 337-338) 的話來說，如果  $V$  是一個指派給每個  $p$  一組「時點及歷史時點」( $T \times H(T)$ ) 的評估函數，那麼對任何一個時點  $m$  來說， $V$  在任何一組  $H_m$  當中的過去歷史是不變的，如以下式子所示 (引自 Sandu et al. 2018: 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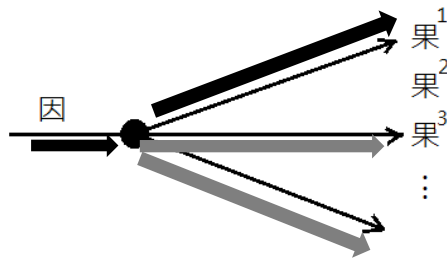
(42) (Uniqueness)  $\langle m, h \rangle \in V(p)$  if and only if for all  $h' \in H_m$ ,  $\langle m, h' \rangle \in V(p)$

換言之，任何時點回顧，都只有單線的、固定的過去，而由任何時點向後看，則有著分歧的不同發展。綜合（40a）及（42），站在任何一個時點上，我們看到的，都是固定的「因」（一個單獨的因或並列的一組因）以及變動的、具多種可能的「果」：<sup>1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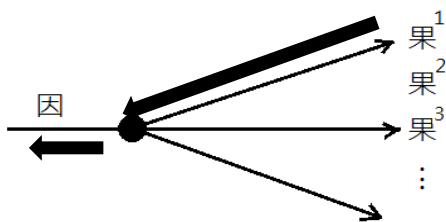


由此，我們推得當句首「啊」分別帶了因句及果句時，因時序不同在認知上所衍生的路徑關係如下所示：

(44) a. 「因句」 啊 「果¹句」



b. 「果¹句」 啊 「因句」



<sup>18</sup> 注意到（43）做為示意用途，已經把（41）做了簡化，按（41）當中，每個時點只有兩個分支，為求簡化，（43）省略了由一到多個結果中間的一些時點。

不論(44a)的「因句」與(44b)的「果<sup>1</sup>句」是在語境中或對話參與者所提供的前句之中，(44a)裡的句首「啊」前後句序是順時序的，不存在(42)的限制，相對的，(44b)裡由單一的果回顧，則會落在(44)「固定的過去」所限定的單一路徑上。

我們認為，文獻中「因果關係」與「時點不對稱」的討論及其中所引用的直覺，正反映了語言運作背後的認知，(44b)由單一的「果」回溯的逆時序走向，被限定在單一的歷史路徑上，不若(44a)由「因」到「果」，隱含著許多不同的發展及可能性，而正是這樣的認知運作，讓句首「啊」帶出「果<sup>1</sup>句」的(44a)得以創造出符合(36)的替代焦點詮釋如下：

- (45) a. {因→果<sup>1</sup>，因→果<sup>2</sup>，因→果<sup>3</sup>，...}  
       b. {因→果<sup>1</sup>}

(45a)即(44a)所隱含的一組替代命題，而(45b)即帶著句首「啊」的句子與前句(或語境)所表達的命題，由此，得以符合(36)的替代焦點定義。

乍看之下，(45a)並不存在語句當中，本文將其列出於此，好似牽強附會，但如果讀者回頭比較(38)裡頭、由二十世紀下半迄今主流的疑問句焦點分析，當會發現，兩者的思路是一致的：替代焦點所需要的一組替代命題，並不需要存在言明的語句當中，如果主流的疑問句焦點分析，其替代命題組可以建構在未言明的(38a)裡頭，那麼列在(45a)當中，順時序因果關係所隱含的替代命題組，也就不顯特異了。

為了讓讀者更能了解上述提案的內容，以下我們根據審查人提出的意見，做更多的說明，並一併例示說明轉折詞如何認可句首「啊」的使用。<sup>19</sup>關於焦點類別的釐清上，審查人指出以下的問題：

<sup>19</sup> 感謝審查人指出關於焦點的相關問題，讓文中論述得以大幅改善。



- (46) a. WH 疑問句一般認為帶有焦點成份，因此所有的 WH 疑問句將適用句首言談標記「啊」，類似「啊啥人欲來？」的句子將都可與「啊」連用，再如：「啊啥人？」應該也可以不需借助其他成份。
- b. 其他的焦點詞也是如此，例如「是」修飾主語「啊是伊欲來。」這類句子也都按作者說法可以獨立成句而不需借助其他成份。
- c. 另外，所有「因為」子句（或隱含「因為」者），例如：「啊（因為）伊欲來」也都要合法，不需要再借助其他成份。
- d. 換言之，只要含有焦點成份的句子就可以與「啊」結合，因此否定句「啊伊無來」應該也符合作者的「焦點」，因為否定句也是在選項（alternatives）上運作，而不再需要助詞「呢」或其他助詞輔助，但事實不然。

我們認為，句首「啊」做為一個句法語用介面的言談連詞，其使用與替代性質的焦點有關，而焦點替代性不能自外於語境與篇章，Zimmermann (2007) 就主張在給定的語境下，應把聽話者對焦點內容的預期或語境上的預期性也一起考慮。就此，我們推測，許多帶有替代焦點成份的句子，之所以在語感上無法套用句首「啊」，其實就緣於其沒有前句，且又獨立於語境之外，自然無法形成（36）的替代焦點運作。

以下我們一一檢視（46）的問題，並提供語境及前句，以及替代焦點形成的相關說明。

首先，放在以下的語境或上下文之下，（46a）所提及的兩個帶句首「啊」的疑問詞問句，是很自然的：

- (47) A：明仔載就欲請人客矣。  
           ‘明天就要請客人吃飯了。’  
       B：啊啥人欲來？  
           ‘（對比語境）有誰要來呢？’
- (48) A：開票開了矣，結果里長換人做。  
           ‘票開完了，結果里長換了個人。’

B：啊啥人？

‘（對比語境）是誰呢？’

上面兩組例子中，兩個問句之前的句子（即 A 所說的兩個句子），分別提供給兩個疑問詞問句適當的語境，讓類似（38a）當中的一組替代命題的形成變為可能，畢竟任何的問句所代表的命題組合，都不可能是毫無限制的（比如：把全世界的「人」都列為問句「啊啥人？」的替代命題組），若缺乏由語境給予的相關資訊，難免會使得對話參與者在替代命題組的構成上遭遇困難，進而造成焦點詮釋的問題，連帶地也讓帶句首「啊」的句子接受度降低。

同理，（46b）當中的句子之所以聽起來不合法，正是因為忽略了本文所提對句首「啊」的提案：「篇章層次上的連詞，屬二元述詞，功能上連結『語境/前句』及『後句』，為一承前連用、呈現對比之發語詞。」句首「啊」所連結的是兩個論元，這兩個論元分屬一個命題集合及一個單一命題，前述的兩個論元分別來自適當語境（或前句）與「啊」之後的句子。」在這個分析下，語境內容不明又沒有前句，只有一個帶句首「啊」的句子，等同少了一個論元，這當然會讓帶句首「啊」的句子變得無法接受。下面我們將這個遺失的論元補上：

(49) a. 結果 in 三个是啥人欲來？

‘結果他們三個人是誰要來呢？’

b. 啊是伊欲來。

‘（對比語境）是他要來。’

一旦（49a）出現在對話中，提供了一組替代命題（{A 欲來，B 欲來，C 欲來}），（49b）的使用就再自然不過了（當然說話者可能需以手指著相片中的某人，讓代名詞的指涉能順利），而這一組替代命題，與「啊」之後的命題，就能達成（36）對替代焦點的要求。

至於（46c）的提問，要注意的是，句首「啊」只有在帶上「果句」（「所以...」）時，才能在句中沒有其他成份的情況下合法（見（9a）及（9b）的

對比)，句首「啊」如果帶了「因句」（「因為…」），就需要透過其他成份的添加協助了（如（20））。至於為什麼因果複句會有這樣的差異，前面已經做了詳細的討論，這裡不再覆述。

最後我們來看（46d），本文同意審查人的意見，僅說「只要含有焦點成份的句子就可以與『啊』結合」是不夠的，正確的說法是「帶句首『啊』的句子，必須與前句或語境，形成如（36）的替代焦點關係，才會合法。」基於此，「否定句」即使可籠統地說在選項上運作，但「否定句」並不符合（36）的替代焦點關係，文獻中，也未見有主張「否定句」本身帶有替代焦點關係的，因此，單單把否定句加上句首「啊」，是不能接受的。

但我們若依循句首「啊」成句的理路，讓帶句首「啊」的否定句，與前句或語境構成替代焦點，也就能合法使用了，如：

（50）你有來，啊（毋過）伊無來。

‘你來了，（對比前句）（但是）他沒來。’

（51）A：目前攏總來二十九个人，有夠人數矣，會當開始矣。

‘目前總共來了二十九個人，人數夠了，可以開始了。’

B：啊伊無來。

‘（對比語境）他沒來。’

（50）正是轉折的例子（參見（5）及（6）），考慮前句「你有來」及轉折詞的使用（或未有轉折詞但隱含轉折意），我們按（36）定義，把（50）做以下分析：

（52）a.  $\lambda e \lambda n. [e \text{ n-come}]^{20}$

e is a person

n: {‘have’, ‘have not’}

b. {你有來，我有來，x 有來，y 沒來，z 沒來，a 沒來…}

<sup>20</sup> 為求容易理解，這個式子寫得並不嚴謹，未考慮否定運符的範域等細節。

## c. 伊無來

‘他沒來。’

按(50)中句首「啊」後面句子的命題(見(52c))，與形成對比的一組替代命題(見(52b))，兩者共有的意義為(52a)，亦即關於「某人是否有來」的內容，前述的這組替代命題，在「人」(e)及「正否」(n)部份，與「啊」之後句子的命題形成對比，因此，符合(36)的定義。

總而言之，句首「啊」做為篇章層次上的連詞連結「語境/前句」及「句首帶『啊』的句子」，下表中兩種情況裡的 A 與 B 兩部份之間，各自都必須要符合(36)的替代焦點定義，方能得到認可。

表五 句首「啊」對替代焦點的要求

	A		B
情況一	語境	啊	句子
情況二	前句	啊	句子

### 5.3 句法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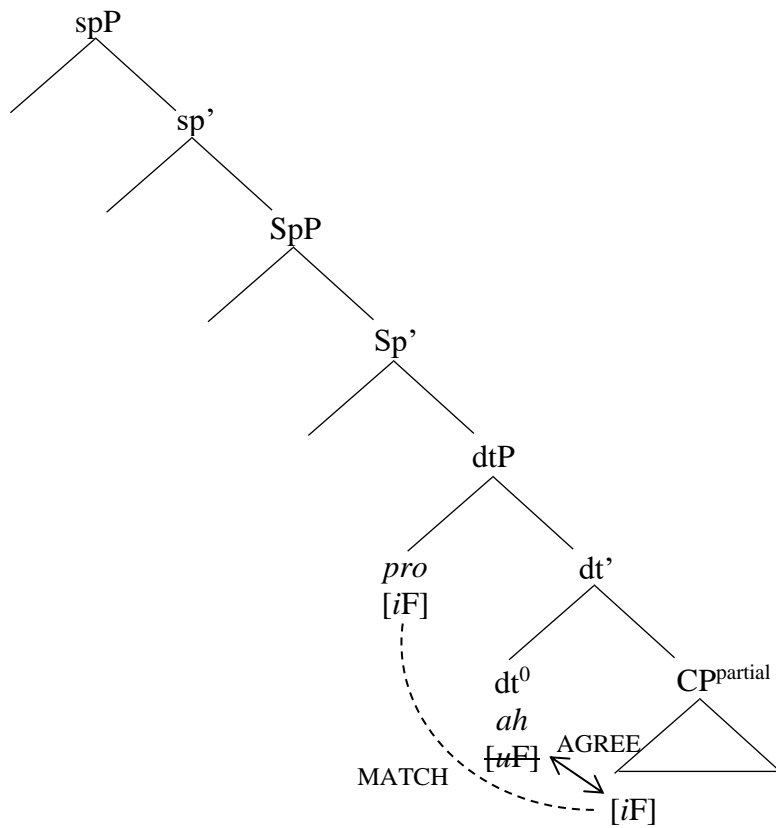
由於句首「啊」可以在語境配合下，直接出現在單句句首型態當中，要做出完整的分析，除了出現環境與所搭配成份的性質，恰當的句法分析，還須將語境中的既定內容考慮在內。關於這一點，Nasu (2012) 對日語「話題標記懸空」結構的分析便值得參考。

Nasu (2012) 為解釋日語「話題標記懸空」結構只能用於特定語境(對問題回應的答句)，且空主題無須對應前句任何句法成份，乃假設有一由話題標記約束的小代號(*pro*)，此一小代號指涉的即語境中之內容。

承前述，基於句首「啊」的使用，也有賴與語境或前句的適當連結，我們首先可假設單句句首型態下的句首「啊」，在其投射的指示語位置上有一指涉共知背景的小代號，基於這個小代號所在的位置及功能，我們認為這就是 Huang (1984) 所提空話題(*null topic*)的句法位置。

回頭談句法投射，我們可將句首「啊」視為 dtP (Discourse Topic Phrase) 的主要語，我們將單句句首型態與次句句首型態分別圖示並說明如下。

## (53) 單句句首型態



上圖中的  $spP$ - $SpP$  雙層投射，即 5.1 所提及之雙層言語行為短語殼， $dtP$  做為「啊」所在的投射，並以「啊」(*ah*) 為其主要語，關於  $dtP$  詳細的句法位置，如 5.1 所指出的，句首「啊」位於雙層言語行為短語殼之下，但高於所有其他的投射，包括任何一個  $TopP$ （話題短語），這可由句首「啊」之前無法使用任何話題而得知：

- (54) a. 你今仔日無來，啊伊今仔日嘛無來。  
           ‘你今天沒來，（對比前句）他今天也沒來。’  
       b. 你今仔日無來，啊今仔日伊嘛無來。  
           ‘你今天沒來，（對比前句）今天他也沒來。’

c. 你今仔日無來，\*今仔日啊伊嘛無來。

‘意欲表達：你今天沒來，今天（對比前句）他也沒來。’

由上面的對比，可以看出，「今仔日」做為話題，可以出現在主語「伊」之前，但無論如何都要在句首「啊」之後，由此可看出句首「啊」的位置僅只低於 *spP-SpP*，是 *CP* 中的第二高位。至於 *dtP* 以下的句法位置，由於與本文無關，在此僅以 *CP<sup>partial</sup>* 涵括，請讀者注意，這個 *CP<sup>partial</sup>* 非指一般 *IP* 以上所有句法位置的 *CP*，在這裡的 *CP<sup>partial</sup>* 只是代表 *CP* 在 *dtP* 以下的部份 *CP*，也就是帶了句首「啊」的句子，在分裂 *CP* 假說下 (*Split-CP Hypothesis*)，包括 *Focus<sup>0</sup>*、*dt<sup>0</sup>*、*sp<sup>0</sup>* 等，都是 *C<sup>0</sup>*，而每個子 *CP* 都各成一個語段（參 Hsieh and Sybesma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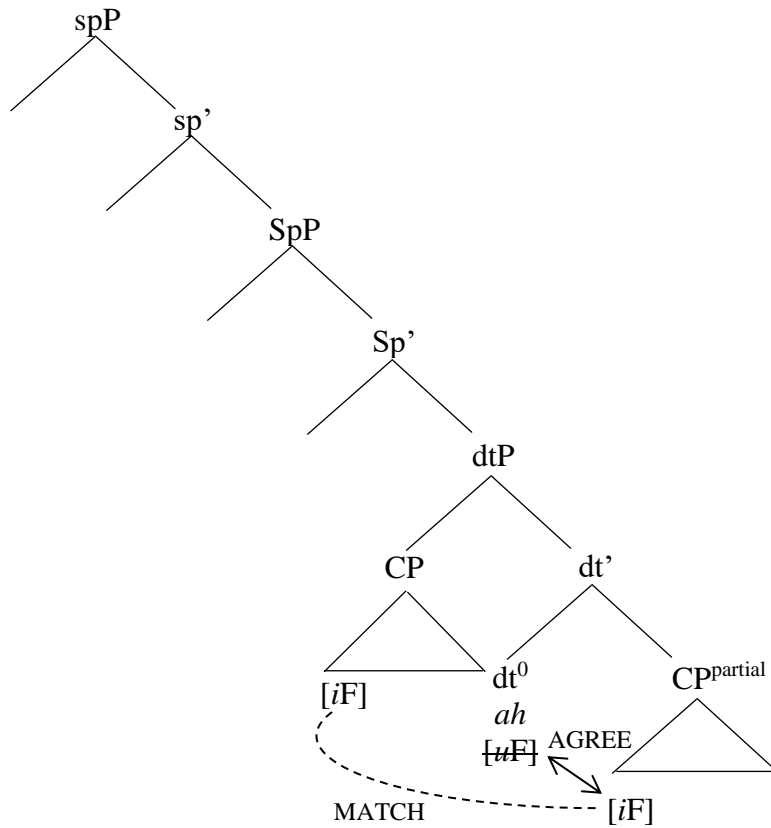
位於 *dtP* 指示語位置的 *pro*，即前面所說指涉共知背景的小代號。考量本小節一開始談到句首「啊」對後句環境/成份之要求，我們可假設句首「啊」後面所帶的句子 (*CP<sup>partial</sup>*)，含有 [*iF*]（可詮釋的焦點性質），而這性質透過滲透（*percolation*，見 Ortiz de Urbina 1993 等）來到語段邊緣（*phase edge*），並與代表語境內容的 *pro* 完成匹配（*MATCH*），另一方面，句首「啊」帶有無法詮釋的焦點性質 [*uF*]（*uninterpretable focus feature*），於是，句首「啊」的 [*uF*] 又與來到語段邊緣的 [*iF*] 透過對協（*AGREE*）將 [*uF*] 刪除，句法運算因而聚合（*converge*）。<sup>21</sup>

在同一個分析架構下，位於 *dtP* 指示語位置的 *pro*，若顯現為語句（前句），那就是本研究所說的次句句首型態，無論如何，一如前面所提到的，句首「啊」的使用，有賴與語境抑或前句的適當連結，表面上看似兩種不同的型態，但其實背後的精神及架構是一致的。

<sup>21</sup> 理論上，句中帶了可詮釋的焦點性質的成份，應會先與 *FocusP*（焦點短語）進行互動，但因句首「啊」的成句環境和認可成份繁多，這裡的分析忽略了各不同成句環境與成份的細部分析，而只集中討論句首「啊」與後句的互動。此外，就如（5）（6）及（10）所示，包括「因為」「毋過」等，是可說可不說的，我們假設，不論這些成份是否在語音上顯現，相關的詞項成份都具焦點性質（見表四）。作者感謝審查人在分析上提供「滲透」的建議。

我們以下圖表示「啊」出現在次句句首時的情況。

(55) 次句句首型態



當句首「啊」出現在複句中的次句時，與單句句首型態（53）唯一不同點，只在於 **dtP** 指示語的小代號，由前句所取代（前句即（55）圖中 **dtP** 下的 **CP**），其他句法運作同（53）的說明。

本文認為，句首「啊」連結的是「語境/前句」與「句首『啊』後面的句子」，審查人之一指出，如此一來，句首「啊」並不涉及 **SAP**（前述分析中的 **spP-SpP**），不必然有實存的對話者，則「啊」所帶的句子，應該可以出現在自言自語或沒有對話者的場合。我們贊同審查人的意見，主張只要有適當語境，即使沒有對話者，句首「啊」的使用也是可行的，請看下例：

(56) 語境：甲一向以愛乾淨聞名，他昨晚與友人籃球鬥牛，因為太累，一進門就在沙發上躺著休息，沒想到一覺到天亮，他一早獨自醒來，發現全身又黏又臭。

甲（自言自語）：啊我昨暗煞無洗身軀！

‘（對比語境）我昨天晚上竟然沒洗澡！’

在語境（背景知識）的配合下，甲出於驚訝而說出上面的話，即使房中沒有他人，這個帶了句首「啊」的句子也是沒有問題的。

總地來說，「啊」在此一句法分析結構下，是篇章層次上的連詞，屬二元述詞，功能上連結「語境/前句」及「後句」，為一承前連用、呈現替代焦點對比之發語詞，在這樣的功能下，一如李櫻等人(1998)的觀察，句首「啊」本身對後句命題內容沒有貢獻及修改，做為一個篇章層次上的連詞，句首「啊」在語意上的角色是確認篇章層次上的條件。

## 6. 結論

本文透過語料的考察及歸納，將台語的句首「啊」分析為一篇章功能上的連詞，語意上承接語境/前句，句法上則要求前後呈現對比、具替代成份的焦點性質（Krifka 2006，Rooth 1985），雖然其位處句首，看似是可任意使用的發語詞，但仔細觀察，其實具有一般發語詞所無之特殊性質與要求。詳細地說，在句法的製圖理論架構下，句法上的句首「啊」位置很高，僅低於雙層言語行為短語殼，而其句法位置因台語能以「我（咧）你咧」合併於雙層言語行為短語殼之下，而得到確認。

本研究相較於前人的分析，有以下貢獻。首先，本研究指出句首「啊」並非只限於高層全面性的連接功能；其次，本研究指出句首「啊」並不中性，且絕非沒有語意，其對於命題內容雖無更動，但並非沒有作用，循此，本研究進一步明晰地說明了句首「啊」的功能、使用條件及使用限制，並且也清楚地解釋了句首「啊」使用限制背後的原因。



## 引用文獻

- Arita, Setsuko. 2005. Taiwa niokeru buntoono wa no kinoo nituite [On functions of the sentence-initial wa in dialogues]. *Proceedings of the Pragmatics Society of Japan* 1: 1-8.
- \_\_\_\_\_. 2009. Hadakano wa nitsuiteno oboegaki [A note on bare wa]. *Reports of the Osaka Shoin Women's University Japa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er* 16: 95-107.
- Beck, Sigrid. 2006a. Intervention effects follow from focus interpret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4: 1-56.
- \_\_\_\_\_. 2006b. Focus on again.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9: 277-314.
- \_\_\_\_\_. 2007. The grammar of focus interpretation. In Uli Sauerland and Hans-Martin Gärtner (eds.), *Interfaces + Recursion = Language? Chomsky's Minimalism and the View from Syntax-Semantics*, 255-280.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Chen, Chiou-mei. 1989. *A Study on Taiwa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sis.
- Cheng, Lisa Lai-shen. 1991. *On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Cheng, Robert L. 1978. Tense interpretation of four Taiwanese modal verbs. In Robert L. Cheng, Ying-Che Li, and Ting-chi Tang (eds.),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on Chinese Linguistics, 1977 Linguistic Institute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243-266. Taipei: Student Book Co.
- \_\_\_\_\_. 1980. Taiwanese *u* and Mandarin *you*. In Ting-chi Tang, Feng-fu Tsao, and Ing Li (eds.), *Yǎtài Dìqū Yǔyán Jiāoxué Yántǎohuì Lùnwénjí* [Asian and Pacific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141-180. Taipei: Student Book.

- Chiu, Lian-hui. 2012. *The Study of Hai in Mandarin Chinese*. Kaohsiu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hesis.
- Fraser, Bruce. 1990. An approach to discourse marker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4: 383-395.
- Green, Georgia M. 1976. Main clause phenomena in subordinate clauses. *Language* 52.2: 382-397.
- Grosz, Patrick. 2010. German ‘doch’: An element that triggers a contrast presupposition. *Proceedings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46.1: 163-177.
- Gundel, K. Jeanette. 1999. On different kinds of focus. In Peter Bosch and Rob van der Sandt (eds.), *Focus, Linguistic, Cognitive and 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s*, 293-3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egeman, Liliane. 2006. Argument fronting in English, Romance CLLD and the left periphery. In Raffaella Zanuttini, Hector Campos, Elena Herburger, and Paul Portner (eds.), *Negation, Tense and Clausal Architecture: Cross-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27-52.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12. *Adverbial Clauses, Main Clause Phenomena,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eft Periphery: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14. West Flemish verb-based discourse markers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speech act layer. *Studia Linguistica* 68.1: 116-139.
- Haegeman, Liliane and Virginia Hill. 2013. The syntacticization of discourse. In Raffaella Folli, Christina Sevdali, and Robert Truswell (eds.), *Syntax and Its Limits*, 370-3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mblin, Charles Leonard. 1973. Questions in Montague English.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10: 41-53.
- Hill, Virginia. 2007. Romanian adverbs and the pragmatic field. *The Linguistic Review* 24: 61-86.

- Hsieh, Feng-fan and Rint Sybesma. 2011. On the linearization of Chi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Max spell out and why CP moves. *Korea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 53-90.
- Huang, C.-T. James.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 531-574.
- Jacobs, Joachim. 1983. *Fokus und skalen: Zur syntax und semantik der gradpartikeln im Deutschen* [*Focus and scales: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degree particles in Germa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Karttunen, Lauri. 1977.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question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 3-44.
- Kim, Shin-sook. 2002. Intervention effects are focus effects. *Japanese/Korean Linguistics* 10: 615-628.
- \_\_\_\_\_. 2005. Focus intervention effects in ques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oretical East Asian Linguistics Workshop (TEAL 3), July 22-23, 2005.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 Krifka, Manfred. 1995.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polarity items. *Linguistic Analysis* 25: 209-257.
- \_\_\_\_\_. 1998. Additive particles under stress. In Devon Strolovitch and Aaron Lawso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8th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s Theory Conference*, 111-12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 \_\_\_\_\_. 2006. Association with focus phrases. In Valéria Molár and Susanne Winkler (eds.), *The Architecture of Focus*, 105-136.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Lau, Seng-hian. 2017. *Charting the High Seas: A Cartographic View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from the Syntax-Pragmatics Interface*.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ee, Hui-chi. 2005. *On Chinese Focus and Cleft Construction*.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ee, Thomas Hun-tak. 1986. *Studies on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i, Ing Cherry. 1999. *Utterance-Final Particles in Taiwanese: A Discourse-Pragmatic Analysis*.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 Lien, Chinfu. 1988. Taiwa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Robert L. Cheng and Shuanfan Huang (eds.), *Th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A Modern Synthesis*, 209-240.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 Müller, Simone. 2005. *Discourse Markers in Native and Non-native English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Nasu, Norio. 2012. Topic particle strand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CP. In Lobke Aelbrecht, Liliane Haegeman, and Rachel Nye (eds.), *Main Clause Phenomena: New Horizons*, 205-22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Ortiz de Urbina, Jon. 1993. Feature percolation and clausal pied-piping. *Generative Studies in Basque Linguistics* 105: 189-219.
- Prior, Arthur Norman. 1967.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oth, Mats. 1985. *Association with Focus*.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doctoral dissertation.
- \_\_\_\_\_. 1992. A theory of focus interpret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 75-116.
- \_\_\_\_\_. 1996. Focus. In Shalom Lappin (ed.),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emantic Theory*, 271-297. Oxford: Blackwell.
- Sandu Gabriel, Proietti Carlo, and Rivenc François. 2018. Bivalence and future contingency. In Sven Ove Hansson and Vincent F. Hendricks (eds.), *Introduction to Formal Philosophy*, 333-347.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Schaffar, Wolfram and Lansum Chen. 2001. Yes-no questions in Mandarin and the theory of focus. *Linguistics* 39.5: 837-870.

- Shi, Dingxu. 1994. The nature of Chinese emphatic sentence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3: 81-100.
- Speas, Peggy and Carol Tenny. 2003. Configurational properties of point of view roles. In Anna Maria Di Sciullo (ed.), *Asymmetry in Grammar, Vol. 1: Syntax and Semantics*, 315-34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ang, Sze-Wing. 2015. A generalized syntactic schema for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hinese. *Lingua Sinica* 1: 3.
- Thurmair, Maria. 2013. Satztyp und modalpartikeln [Sentence type and modal particles]. In Jörg Meibauer, Markus Steinbach, and Hans Altmann (eds.), *Satztypen des Deutschen* [Sentence types of German], 627-651.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Yang, Barry C.-Y. 2009. *Intervention Effects and the Component of Grammar*.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Yoshida, Tomoyuki. 2004. Syudai no syooryaku gensyoo: Hikaku toogoron teki koosatu [Topic ellipsis phenomena: A comparative syntactic analysis]. In Ronsyuu Hensyuu Iinkai (ed.), *Nihongo Kyookugaku no Siten*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Beyond], 291-305. Tokyo: Tokyodo Shuppan.
- Zimmermann, Malte. 2007. Contrastive focus. In Caroline Féry, Gisbert Fanselow, and Manfred Krifka (eds.), *The Notions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147-159. Potsdam: Universitätsverlag.
- 李廣明. 1997. 〈說「阿」〉。《天水師專學報》17.2: 34-37。
- 李獻璋. 1950. 《福建語法序說》。東京：南風書局。
- 李櫻、陳秋梅、林敏靜. 1998. 〈台灣閩南語言談標記 a 試析〉，黃宜範編《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151-166。台北：優百科國際有限公司。
- 呂珍玉. 2007. 〈《詩經》「維」字用法與詞義研究〉。《興大人文學報》38: 33-72。

- 宋金蘭. 1994. 〈談談「阿」和「寧」的語法性質〉。《中學語文教學》7: 34。
- 周晨磊. 2012. 〈從語篇到人際——「話說」的意義和功能演變〉。《語言科學》11.5: 499-508。
- 陳輝龍. 1934. 《台灣語法全》。台北：台灣語學社。
- 舒志翔. 2019. 〈程度結構的焦點成分——以「太」字結構為例〉。《臺灣語文研究》14.2: 177-215。
- 曾平東. 1994. 〈也談「阿」和「寧」的語法性質〉。《中學語文教學》12: 38-39。
- 湯廷池. 1989. 《漢語詞法句法續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鄭良偉. 1997. 《台華語的時空、疑問與否定》。台北：遠流出版社。

[2019 年 7 月 31 日收稿；2020 年 3 月 1 日修訂稿；2020 年 3 月 20 日接受刊登]

---

劉承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senghian@ntnu.edu.tw

## **Sentence-Initial *Ah* in Taiwanese**

Seng-hian LAU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sentence-initial *ah* in Taiwanese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artographic Approach, including the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s of its use and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restrictions. The sentence-initial *ah*, bearing a high level tone but without a following pause, is a discursal conjunct connecting to the context or a preceding sentence and it requires a contrastive focus between what it connects. We illustrate how the function of the sentence-initial *ah* works in different sentence patterns and propose that the discourse marker is only lower than the speech-act shell (Haegeman 2014, Haegeman and Hill 2013, Hill 2007, Speas and Tenny 2003). In sum, we argue that the sentence-initial *ah*, which connects a following sentence either with the context or a preceding sentence (cf. Li, Chen and Lin 1998), does not change the proposition at all, but serves as a discourse marker.

Key words: *ah*, introductory element, conjunct, discourse marker

